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曾

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魏太僕夔子。黃初初襲父爵成陽（一作陽武）亭侯，爲平原侯文學。明帝時，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景初中出補河內太守。齊王卽位，徵拜侍中。嘉平中爲司隸校尉，遷尙書。高貴鄉公時爲鎭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陳留王時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武帝踐晉王位，以爲晉丞相。及受禪，拜太尉，進爵爲公，尋拜太保，領司徒，進太傅，又進太宰。咸寧四年卒，謚曰孝。太康末改謚曰元。

上魏明帝疏請隱核郡守

臣聞爲國者以淸靜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

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惟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猶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為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平牧少恩，好脩人事，煩擾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晉書何曾傳

上魏明帝疏請選征遼東副將 景初二年正月

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假副，晉書作則置副作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曰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曰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散晉書作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顧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詣懿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魏志明帝紀注引魏名臣奏，又晉書何曾傳

議服庾純

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案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酒肆其忿怒臣以為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晉書庾純傳賈充責純以父老不歸供養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

何遵

遵字思祖曾子泰始中為給事黃門郎散騎常侍侍中咸寧中累遷大鴻臚免太康初起為魏郡太守遷太僕卿

駮為舊君反服

禮云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則之天子亦不反服矣衛等已登天朝反服舊主與禮相違通典九十泰始中尚書令史衛等遷故少府趙融故吏假請喪所行服散騎常侍何遵駁以為

何劭

劭字敬祖，曾次子。晉國建，爲太子中庶子。武帝即位，轉散騎常侍。咸寧中，遷侍中。惠帝初，爲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爲太宰。永寧元年卒，贈司徒，謚曰康。有集二卷。

作武帝遺詔

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喆，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晉書楊駿傳

荀粲傳

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見哉粲荅曰蓋理之微者非物之象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彧不如從兄攸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閒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勝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

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喭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魏志荀彧傳注

王弼傳

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无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所不足尋

亦爲傅嘏所知於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閒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蓺文類聚七十四作性好蓺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附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

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荅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注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嘆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魏志鍾會傳注　案世說文學篇注引弼別傳其文小異

鄭沖

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魏黃初中爲太子文學後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曹爽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高貴鄉公時轉司徒陳留王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上封壽光侯晉受禪拜太傅進爵爲公泰始十年卒諡曰成

甲乙問議

甲失禮於家二嫡並存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景之子並當三年禮宜從重（晉書禮志中）

王祥

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末避亂隱居三十餘年魏黃初中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遷太常封萬歲亭侯爲

三老陳留王即位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封睢陵侯晉受禪拜太保進爵爲公泰始五年卒年八十五謚曰元

訓子孫遺令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煩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盃爲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於讓此五

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晉書王祥傳

王衍

衍字夷甫祥從孫泰始中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除元城令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惠帝時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成都王穎以爲中軍師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復爲尚書令司空司徒遷太尉爲石勒所殺

謝表

蒙賜臣單衣紫納金革帶臣謹佩服終矢勿諼。書鈔一百二十八

答山簡書

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illegible]

王敦

敦字處仲祥弟覽之孫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

子舍人惠帝時歷給事黃門郎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爲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懷帝時徵爲中書監拜揚州刺史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復拜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進左將軍又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建武初遷征南大將軍加荆州牧永昌初與劉隗不睦舉兵入石頭拜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還屯武昌自加督寧益二州明帝時移鎮姑孰自爲揚州牧病卒戮尸懸首南桁有集十卷 案祖納傳平北將軍王敦辟爲從事華陽國志大同志又有王敦皆非處仲蓋同時同姓名有三

袁庾亮爲中書監

中書令領軍庾亮清雅履正可中書監領軍如故 御覽二百二十

袁王舒

舒風槩循正允作雅人自多於邃最是臣少所知拔中間夷甫澄

見語鄉知處明茂弘茂弘已有令名眞副鄉清論處明親疏無知之者吾常以卿言爲意殊未有得恐已悔之臣慨然曰君以此試頃來始乃有稱之者言常人正自患知之使過不知使負實□□

舉賀循爲賢良杜夷爲方正疏

臣聞有唐疇咨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彥響應故能允協時雍隆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忠恪允著夷清虛沖淡與俗異軌考盤空谷肥遁匿跡蓋經國之良資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

晉書杜夷傳

辭荊州牧疏

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撫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

聖朝喉延漸振宏綱往役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斷明等為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卒已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加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炎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摘朝廷譏訣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嘶騰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儁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

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吕塞羣小覬覦之望晉書王敦傳

上疏言王導

導昔蒙殊寵委吕事機虛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吕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疏外所陳如非而其前已著其爲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勳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吕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

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幷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晉書王敦傳

上疏罪狀劉隗

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魏晉僭司馬叡傳作遂秉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以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己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嚭弘恭石顯未足爲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

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魏書作今趣進軍指討姦孽 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以謝遠近。此句從魏書補 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賢智故有先失後得者矣。此十字從魏書補 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

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闒茸，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胸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啟，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日，令

諸軍早還不至虐擾（晉書王敦傳）

上言父子生離服限（建武元年）

自頃中原喪亂父子生乖或喪靈客寄奔迎阻隔而皆制服將向十載終身行喪非禮所許稱之者雖空絕婚娶昔東關之役事同今日三年之後不廢婚宦苟南北圮絕非人力所及者宜使三年喪畢率由舊典也（通典九十八）

與劉隗書

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勠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晉書劉隗傳）

與王導書後自手筆

大眞別後幾日作如此事（晉書溫嶠傳又魏書晉司馬紹傳作別來）

書

敦頓首頓首、蜡節忽過、歲暮感悼傷悲、意想自如常、比苦腹痛憒憒、得示知意及不日悉、王敦頓首頓首、淳化閣帖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十八終

全晉文卷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導

導字茂弘，敦從弟，襲祖覽爵即丘子，元康末司空劉寔引為東閤祭酒，尋參東海王越軍事，元帝鎮下邳，請為安東司馬，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尋拜寧遠將軍，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為吏部郎，不就，晉國建，以為丞相軍諮祭酒，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及稱尊號，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武岡侯，進侍中司空，假節，領中書監，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加尚書令，明帝即位，遷司徒，封始興郡公，進太保，成帝時進太傅，拜丞相，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謚曰文獻，有集十一卷。

轉陳耽謝鑑教

丹陽從事陳耽器局弘正可轉王猷吳興從事謝纖才幹正直可轉西曹御覽二百六十五引王丞相集

祭衛玠教

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内民望可修三牲之祭敦舊好御覽五百五十五引衛玠別傳

求別駕教

願和理識清敏劭令端古宜得其才以為別駕通典三十二引王丞相集

表

臣乞得除中書監持節專壹所司竭誠保傅惟力是視御覽二百二十引王

導表

上疏論謚法

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則實稱不誣而已近代以來惟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謚甚失制謚之

本今中興肇建勳德兼備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豈可限以有爵書鈔九十四引王遵上疏藝文類聚四十引中興書作王導御覽五百六十二引晉中興書作王遵上疏　案王導謚文獻御覽下條引宋書王儉奏禮官欲依王遵謚為文獻謚知是王導之誤東晉初無王遵也

上疏請自貶

徐龕叛戾久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鑒闇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衂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晉書王導傳

請建立國史疏

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為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勳務以實錄為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敕佐著作郎

干寶箋漸就撰集（晉書干寶傳）

上疏請修學校

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彝倫攸敘有恥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㠯養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習㠯成性有若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㠯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而受之所㠯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修其身㠯及其家正家㠯及於鄉學於鄉㠯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素之業著浮僞之道息教使然也故㠯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興於今二紀傳曰

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其久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唯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當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恥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政刑當並陳以俱濟也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感之所振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饕餮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教道使朝之子弟並入於學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僞塗塞

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選明博脩禮之士已爲之師隆敎貴道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也宋書禮志一建武初驃騎將軍王導上疏又晉書王導傳作上書有刪節

議復肉刑

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已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已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已過怒也非已殘民也所已救姦所已當罪也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刖之已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已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遂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

義極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於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猶不可懲，而況於刑，然民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爲改。若刑諸市，朝夕鑒戒，刑者憑爲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誡以懲愚，其理遠矣。晉書刑法志。又見羣書治要二十九引晉書。又通典一百六十八

議追贈周札

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姦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既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

與周顗戴若思等同例晉書列傳周札傳

重議周札贈謚

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微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於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遺

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概也且札闔棺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晉書周札傳

請原羊聃啟

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慼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存之宥晉書羊曼傳

還丹陽太守上牋

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已此格萬物得不局迹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混雜朝望穨毁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獎

稱名位取柔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 晉書王導傳 通典三十三

與賀循書論廣廟

王所崇惜者禮也未敢當正位入廟及毀廢之所不知便可得爾不 通典四十七

戴若思欲於七廟立后別室 同上

又與賀循書問即位告廟

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臣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主今同辭尊號俯順羣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進退當云何 通典五十五

得刁僕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至惠帝爲七廟至懷帝京兆府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識刁侯不欲告惠懷二帝不知於禮云何 通典五十五

荅荀崧書

意謂君位永固無復甄還子位之理惠帝至先帝雖四君今亦不以一君爲一代何嫌二代之中并四君邪今廟何居上祀何得居下若甄下則逆祀也通典四十八

荅陶侃書

峻居上流之勢如有松艦成資故包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晉書陶侃傳

遺王含書

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

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自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已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恆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勠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

不武情在盡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炟也晉書王敦傳

與從子允之書

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晉書王允之傳時允之以父憂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不拜導與書

書

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甚憂勞。卿此事亦不整。忽然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尙在殼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許。卿當如何。導亦天明往。淳化閣帖

二

導白。改朔情增傷慼。溼蒸事何如。頗小覺損不。帖有應足下懸耿遲。哀勞滿悶。不具。王導。同上

麈尾銘

道無常貴。所適惟理。誰埶文類聚作勿謂質卑。御于君子。排穢清暑。虛心己俟。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埶文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三

王恬

恬字敬豫。導次子。襲爵即丘子。除中書郎。遷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父憂去官。起爲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諡曰憲。

書

得示知足下問吾故不差殊劣劣力不具王恬白。淳化閣帖三

王誕

誕字茂世恬孫其父混爵雒鄉侯歷祕書郎琅邪王文學中軍功曹又補元顯後軍府功曹除尚書吏部郎仍爲後軍長史領廬江太守加鎮蠻護軍轉龍驤將軍琅邪内史隨府轉驃騎長史桓玄輔政徙廣州爲盧循平南府長史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未拜太尉劉裕請爲諮議參軍轉長史從征南燕領齊郡太守還吳國内史母憂去職義熙九年卒追贈作唐縣侯案宋書傅亮傳高祖文筆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又案王誕宋書有傳藝文類聚亦已爲宋人今已卒年爲斷編入晉文

伐廣固祭牙文

敬建崇牙顯茲威靈使鳴金擊鼓無戰有盜皇風幽被凱旆歸旌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三十九

王洽

洽字敬和，導第三子，康帝時爲散騎中書郎，穆帝時爲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不拜，有集五卷。

臨吳郡上表

前民辭求相鬻賣，一則救命，二則供官，方今之要，當課功受業，又蟲鼠爲害，瓜麥蕩盡，編戶僵屍，葬埋無主，閭門餓餒，烟火不舉，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又御覽三十五引王洽集

辭中書令表

竊以中書職掌機管，有由來矣，漢武之世，始建此職，歷代時宜置廢，遂重武帝朝，荀勖張華並爲其任，中興以來，宰相居也。北堂書鈔五十七引王洽集

書

洽白，辱告承問，洽故爾劣劣，冀日復敘，還日白。一作不具。王洽再拜。

洽頓首言：不孝禍深，備罹荼毒，蔭恃亡兄仁愛之訓，冀終百年，永有憑奉。何圖慈兄一旦背棄，悲號哀摧，肝心如抽，痛毒煩冤，不自堪忍。酷當柰何！痛當柰何！重告惻至，感增斷絕，執筆哽噎，不知所言。洽頓首言。淳化閣帖二

洽頓首言：兄子號毀，不可忍視，撫之摧心，發言哽慟，當復柰何！柰何！洽頓首言。淳化閣帖二

洽白，向感塞不成敘，得告承問，殊乏劣。白不具。王洽再拜。淳化閣帖二

與林法師書

洽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暢物之所未悟；物之所以通，亦得之於師資。雖元宗沖緬，妙旨幽深，然所以會之者，固亦簡而易矣。是以致雖遠，必假近言以明之；理雖昧，必借朗喻以徵之。故夫殆壁之旨，略可得之於千載；將絕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今本無之談，旨

略例坦然每經明之可謂眾矣然造精之言誠難爲允理詣其極通之未易豈可以通之不以因廣同異之說遂令空有之談紛然大殊後學遲疑莫知所擬今道行指歸通敘色空甚有清致然未詳經文爲有明旨耶或得之於象外觸類而長之乎今眾經甚多或取譬不遠豈無一言昭然易喻古人有云聖人之言可能使人信之不可能是以徵之於文未知所釋今故諮其數事思聞嘉誨以啟其疑洽頓首和南廣弘明集三十五

王劭

劭字敬倫導第五子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楊尹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諡曰簡

書

劭白明便夏節哀慕崩摧肝心抽絕煩冤淵深不自忍任痛當柰

何當復柰何，得告爲慰，雁轉差，勞悴勿勿，力及不次，王劭再拜。淳化閣帖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十九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珣

珣字元琳、小字法護、洽子、弱冠為桓溫掾、轉主簿、以從討袁眞功封交趾望海縣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瑯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後忤謝安、出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祕書監、安卒、遷侍中、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安帝即位、遷尚書令、王恭舉兵、拜衞將軍、都督瑯邪水陸軍事、事平、加散騎常侍、隆安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諡曰獻穆、桓玄輔政、改贈司徒、有集十一卷、

奏追崇鄭太后

按太常臣胤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

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也且漢文詔二太后並繫子號宜遠准春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繇一舉而三義已允固哲王之高致可如胥等議追尊會稽太妃爲簡皇太后也□□□□□□

書

三月四日珣頓首末冬衆感得七月書知問郎何如服弊憂之劣不具王珣頓首白淳化閣帖二

與范甯書論釋慧持高僧傳

遠公持公孰愈高僧傳

重與范甯書

但令如兒誠未易有況弟復賢邪高僧傳

林法師墓下詩序

余曰靈康三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 世說

琴贊

穆穆和琴至至愔愔如彼清風泠焉經林 藝文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

虎丘山銘

虎丘山先名海涌山 藝文類聚八

孝武帝哀策文

同軌畢至百司晉亞法物夕陳輼輬夙駕親執饋奠長號永夜懼鼓刻之遄盡哀良辰之莫借悲宮宇之寥廓痛聖儀之幽化夫至德無名固理絕稱謂然視史陳辭亦臣子所貴寄竊情于翰墨庶遺塵之髣髴其辭曰

惟皇作極五德迭用康實復夏武亦隆晉璿璣太宗希夷其韻鐐之者玄撫之者順於穆皇考嗣徽絕軌前聖後哲契合一揆心去

其伐行遺其美廢華任誠拾筌存旨惟深遁志羣方咸秩惟幾成務能事斯畢未若我皇至則不疾恢恢天網疏而莫失居有以虛宰多以少簡則可從易則不攝信及豚魚澤被億兆湛然司契坐一八表園陵既衞威靈赫赫子來既構寢廟奕奕武曰止戈戎不極役文敘聿脩有恥且格跡有遠邇感無高深道之所被改色革音皓獸馴苑素羽棲林殊柯通理異帶同根方融玄液陶鑄斯民雲部侯奏比屋愆淪積祐莫應天罰奄臻太山崩潰洪瀆竭涸何殃之甚何酷之殷自罹旻凶二氣〔宋書南史王誕傳作秋冬〕代變霜縈廣除風迴高殿〔此二語王誕所益見宋書南史王誕傳〕帷幙空張肴俎虛薦極聽無聞詳視罔見人神道殊吉凶有禮邁筮參謀埏隧告啟史臣考吉疊者在陛攀援忪忪惟兄及弟龍輿肅以引遊前驅紛以抗旒城闕儼以整列馳道亙以遐修感乎昔之所幸豈斯路之復由輓哀唱以翼衡驂悲鳴而顧嘶遂華宇之暫晰即永夜之悠悠奉靈櫬而長訣

循終天而莫收，訴穹蒼而叫踊，洞五內其若抽，儻性命之可贖，甘人百於山丘。茫茫大運，靡始不終，哲王遐世，貴在道融，昭哉我皇，萬代流風，良史式述，德音永隆。藝文類聚十三

祭徐聘士文

豫章徐先生，陶精太和，誕膺一德，藏器高栖，確爾特立，貞一足以制翠動，純木足以息浮末。宣尼有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先生者，抑亦當之矣。限茲遐路，無由造敬，係仰靈宇，乃情依依，故貢薄祀，昭述循心，神而有靈，儻垂尙饗。藝文類聚三十八

王珉

珉字季琰，小字僧彌，洽次子，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爲中書令，卒贈太常卿，有集十卷。

告廟議

中朝大事告天地，先郊後廟。通典五十五

荅徐邈書

詹事彈肅一宮如尙書令中丞矣。藝文類聚四十九　御覽二百四十五

見傅咸彈孫詹事或云是宮或云坊或云寺此東宮中別有坊又中庶子稱坊詹事稱寺寺同於九卿耳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稱臺省也。藝文類聚六十二

雜帖

珉頓首頓首此年垂竟悲懷兼劇不自勝柰何柰何寒切體中比何佳甚耿耿僕疾遂不差眠食少憂深遣書不次王珉頓首頓首。淳化閣帖二

十八日珉白比二書蹔至未更近問懸情不適已可不吾病疾故爾憂深力書不具王珉敬問。淳化閣帖二

何如僕故頓弊力書不次王珉頓首頓首上下何如僕上下大都蒙恩得書至之吾云今欲出耳吾此月無遣廿四是王濟祖日欲

必祉卿可勉過明吾當下解相待食出亦還報既至王家見卿可豫撒光公令作一頓美食可投其飯也王珉相報淳化閣帖一

論序高座師帛尸梨蜜多羅

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為先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胤行乎殊俗之禮因戎狄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群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英偉豈俟於華戎自此已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信純至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儁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高僧傳一

王珉

珉導孫襲導爵始興郡公升平末為儀曹郎後為丹楊尹卒贈太常

立琅邪王不議升平五年

今立之於大行皇帝屬則兄弟凡奠祭之文皆稱哀嗣斯益所以

仰參昭穆，自同繼統，在茲一人，不㠯私害義，專㠯所後為正。今皇太后德訓弘著，率母儀於內，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得不述遵於禮。通典八十

王謐

謐字稚遠，導孫，襲父協爵武岡侯，拜祕書郎，轉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桓玄輔政，㠯為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進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兼太保，玄篡位，封武昌縣開國公，玄敗，㠯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義熙三年卒，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有集十卷。

疏

及庚末入，乘輿旋館。文選辨亡論注，引臧榮緒晉書

殷祭議

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準，不差甚施於經常，爾至於

蔑熙之應、經古莫二、雖曰反正、理同受命、然謂履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宋書禮志三通典四百十九元興三年領司徒王謐丹楊尹孟昶議

與釋慧遠書

年始四十七、而衰同耳順、釋藏迹九人百五

答桓玄書明沙門不應致敬王者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幷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為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厭心處、眞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辨、旣涉乎敎、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為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為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

案弘明集句下有日字

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淸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眞，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酬，言將無寄，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眄未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懷，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謚惶恐死罪。沙門不拜俗事一

答桓玄難

事下脫哉字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爲主，但津塗既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功，執亦應之。積毫成山，茲斯著矣。

介作分　執作報

書作旨
閒作問
乎下脫
殆將然
乎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者，何哉，豈吕冥本幽絕，非物像之所舉，運通理妙，豈麁迹之能酬，是吕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吕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荅曰，夫神道設教，誠難吕言辯，意吕爲大設靈奇，示吕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爲虛誕，罪福爲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吕爲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然遠探其言，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由之閒，亦佀有深旨，但敎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

難曰，君臣之敬，逾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吕道在爲貴哉。

徑作敬

容作客

故作胡

也作耶

答曰重尋高論以爲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爲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徑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惟然所據也故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也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

之作之 具作且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邪為是淺邪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其恭而此弛其敬哉答曰以為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昨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沙門不拜俗事一）

重答桓玄難

奉告并垂重難其承高旨此理微細至難措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之研析其妙難精論益增茫惑但高音斯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啟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獨其不逮公云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為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

日用之筌蹏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蹏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麤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爲佛之爲教與內聖永殊旣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仁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爲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爲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己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於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兼中國悟之者尠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也公云行功者當計其

介作分
斯作期

創作彤

爲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邪請試言曰以爲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存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徽其理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爲無取也但旣在末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介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斯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敎之事邪敬尋高論不容閒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爲名敎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創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於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爲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旣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爲辯如其未允請俟高亮沙門不拜俗事一

駭作誠

桓作恒

三荅桓玄難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遂此生通其爲道者也而爲師無駭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析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稍緣顧問既非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邈聽若發曚於是乎在承已令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瞻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沙門不拜俗事

王謐

謐領軍將軍劭之子導之孫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隆安初王恭舉兵假建武將軍吳國內史尋皆恭爲劉牢之所敗亡走不知所在

與靜媛等疏

告誘靜媛靜儀靜姚此晦便當假葬永痛抽剝心情分割不自勝念汝等追痛摧慟纏綿斷絕何可堪任痛當柰何當復柰何遣淊不次廞疏淳化閣帖三

王廙

廙字世將導從弟惠帝時辟太傅掾轉參軍從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爲濮陽太守元帝鎮江東以爲司馬歷廬江鄱陽二郡太守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出爲盪遠將軍荆州刺史及卽位徵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尋拜征虜將軍進左衞將軍王敦以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卒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有集三十四卷

洛都賦

其河東鹽池玉潔水鮮不勞煮沃成之自然書鈔一百四十六引王羨洛都賦乃王廙

之誤

雞頭溫水、魯陽神泉、不爨自沸、熱若焦然、爛毛𤄍卵、煮絹濯鮮、痿瘵痱痾、浸之則痊、功邁藥石、勳著不言、初學記七引兩儀

玉井球櫚、鐃若積霜、正殿雙闕、是曰雨堂、初學記七

肇建三市、廛開疆理、列肆雲曼、脩屑高峙、初學記二十四

挈壺司刻、漏樽瀉流、仙吏秉尺、隨水沉浮、御覽二

若乃暮春嘉禊、三巳之辰、貴賤同遊、方驥齊輪、麗服靚妝、袚乎洛濱、流芳塞路、炫日映雲、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御覽三十

若乃黃甘荔支、殊口遠珍、雖非土方之所産、重九譯而來臻、御覽九百六十六

銅馬朱櫻、房陵緗李、御覽九百六十八

豹䘏赤杏、胡蓏丹柹、甘液滋脆、不經牙齒、御覽九百六十八九百七十一

瓜則桂枝栝樓、綠䕢背肌、消暑蕩穢、解渴療飢、御覽九百七十八

思逸民賦

左披文吕遊話講六藝之宏敗文選褚淵碑文注

笙賦

其制器也則取不周之竹曾城之匏生懸崖之絕嶺邈崔萃吕崇高延修頸吕亢首厭瑤口之陸離舞靈蛟之素鱗銜明珠於帶垂弱舌紙薄鋡鍾內藏合松膠吕密際糅彤丹吕發光藝文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六

金清而玉振初學記十六

親昵遠遊登山送離發千里之長思詠別鶴於路岐同上

直而不倨曲而不挑疏音簡節樂不乃妙足可吕易俗移風興洽至敎弘義著於典蓺兮歷萬代而彌劭同上

白兔賦并序

丞相瑯邪王始受旄節作鎮北方仁風所被迴面革心昔周旦翼

成越裳重譯而獻白雉著在前典歷代以為美談今在我王匡濟皇維而有白兔之應可謂重規累矩不忝先聖也藝文類聚九十五日皇大晉祖宗重光固坤厚以為基兮廓乾維以為綱方將朝服濟江傳檄舊國反梓宮於舊塋兮奉聖帝乎洛陽建中興之遐祚兮與二儀乎比長於是古之有德則納瑞而求安無德則不勝而為災赤烏降於周文兮尚稱曰休哉桑穀生於殷庭兮中宗克己以成仁雉雊登夫鼎耳兮武丁責躬而敎純初學記二十九

春可樂

春可樂兮樂孟月之初陽冰泮渙以微流土冒橛而解剛野暄卉以揮綠山蔥蒨以發蒼藝文類聚三御覽二十

吉辰兮上戊明靈兮唯社百室兮必集祈祭兮樹下濯茹兮菹韭齧蒜兮擗鮓縹醪兮浮蟻交觴兮竝坐氣和兮體適心怡兮志可御覽五百三十二

弱箭平端。御覽七百八

若乃良辰三祖，祈始吉元，雉壇峻口，羽蓋幢幡。書鈔一百五十五

奏中興賦上疏

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齠齔，至於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觀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為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於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自說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

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常與桀寇爲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釁負屢彰。恐先朝露塡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撰其頌。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晉書王廙傳

書

廿四日廙白。唯久白想適妙。來行未面。遲想得七月十三日告。藉之靜近日遣王秋書不言。月行復半。念汝獨思。不可堪處。奈何奈何。雨涼不差。淳化閣帖一

姨何如。汝所患遂差未。懸心不可言。阿母蒙恩。上下悉佳。宜可行。瘧如復隊。要取未斷。恐人宜復具日發。與別。惘惘不可言。今遣使未北反。書不足白。復會日消息。廙疏。淳化閣帖二

宰我讚

翩翩辛我。令名言語。志表義京。英辭風與。初學記十七

保傅箴

保傅之賢。明宗國用。益輔弼之不忠。禍及于躬。無曰父子無亂。皆有潘崇。無曰至親無二。或容江充。御覽二百六

婦德箴

團團明月。魄滿則缺。亭亭陽暉。曜過則逝。天地猶有盈虧。況堆嶵之浮豔。是吕淑女鑒之。戰戰乾乾。祁彼七出。順此話言。懼茲屋漏。畏斯新垣。在昧無愧。幽不改度。藝文類聚四十

王胡之

胡之字脩齡。廙第二子。歷吳興太守、侍中、丹楊尹。遷西中郎將、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未行而卒。有集十卷。

釋奠表

伏承循遵古典。以今月吉日釋奠先聖。率土臣民。順風載悅。臣宿

嬰重患不獲陪列豫覩肅肅穆穆之容仰望雲漢伏枕欣慨初學記十四

上疏薦沈勁

臣當藩衞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率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眾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不晉書忠義沈勁傳王胡之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鎮洛陽上疏

與庾安西箋

此湖萬頃江湖搖之不濁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疋則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鼓枻而歌滄浪也御覽八百三十四

遺從弟洽書

弟今二十九，便居淸顯要任，敢不傚古先哲，爲弟啟義讓之路焉。若吾年至四五十之間，雖復朝廷超登公輔，亦非吾所務，況降此已還者邪。（御覽二百二十引晉陽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烏程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二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彪之

彪之字叔虎，（見淳化閣帖七，晉書作叔武，蓋唐人避諱改耳。）廙弟彬之次子，爲著作佐郎、東海王文學，武陵王晞以爲鎮軍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轉吏部尚書，又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復轉尚書僕射，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以忤桓溫，檻車收下吏，會赦免，左遷尚書，尋復爲僕射，遷尚書令，轉護軍將軍，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有集二十卷。

廬山賦序

廬山彭澤之山也，雖非五嶽之數，穹隆嵯峨，實峻極之名山也。（水經廬江水注）

水賦

寂閑居以遊詠，託上善以寄言。誠有无而大觀，鑒希微於淸泉。泉淸恬以夷淡，體居有而用玄。渾无心以動寂，不凝滯于方圓。湛幽邃以納汚，泯虛柔以勝堅。或汯浪於無外，或纖入於無間。故能委輸而作四海，決導而流百川，承液而生雲雨，涌凝而爲甘泉。初學記六

井賦

考五材之物化，寂冥感而資靜。水帶地而壤潤，月流天而宵燭。燧鑽木而發火，鍤穿坤而構井。築玄綫之靈爻，仰東箱之飛景。步上脈，測水泉，方欄結，槃紆懸絕。沈瓶而玄汲，飛纖綆而幽窺。於是杳黃壚之邃，鮮潤下之潔。澄瀏恬以淸泠，渟泓朗以寥戾。協大陰以化液，體上善以流惠。初學記七

三伏徂暑，亢陽重授，熛飈不歇，纖雲不攢。初學記四

閣中賦

林繡白鷴（御覽九百二十四）

木則藤虹龍釆，於峻蕤流星，麗光於高林。（御覽九百五十三）

果則□椑朱柿，扶餘枇杷。（御覽九百七十一）

王壇矦栗。（御覽九百六十四　又九百七十四）

竹則苞甜赤籜，縹箭班弓，度世推節，征合實中，實箭函人，桃枝育蟲，細箬素筱，形竿綠筒，擬岡坻之，茶葦漫原，隰之蓊蒙。（齊民要術十　初學記二十八）

藥草則青珠黃遬，參柏決明，蓯蓉鹿茸，漏蘆松柴，痊痾則年永，練質則翰生。（御覽九百八十四）

賦

於是乎統體而詠之。（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王彪之賦）

正納皇后禮（升平元年）

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

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案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爲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恆所上合於舊也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康故事晉書禮志下宋書禮志一通典五十八

納采版文璽書

皇帝咨前太尉參軍都鄉侯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宗廟天地社稷謀於公卿咸以爲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崇德衛尉領太常彪之兼宗正散騎侍郎綜以禮納采晉書穆章何后傳又禮志下通典五十八

問名版文

皇帝曰咨前某官侯何，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乎內，必俟令族

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問名。晉書禮志下　通典五十八

納吉版文

皇帝曰咨前某官何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順典禮。今使使持節

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納吉。晉書禮志下　通典五十八

納徵版文

皇帝曰咨某官某侯何之族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

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

節兼司徒光祿勳關內侯恪、崇德衛尉領太常彪之，以禮納徵。晉書禮志下通典五十八

請期版文

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謀於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

禮。今使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請期。晉書禮志下　通典五十八

迎后版文

皇帝曰咨前某官某侯何，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由典禮，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太尉某以禮迎晉書禮志下　通典五十八

册立皇后何氏文

維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册命散騎侍郎女何氏爲皇后，咨爾易階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實由內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妊姒母周，胤嗣克崇，皇后其祗勖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帥導六宮，作範儀於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愼歟通典五十八

整市教

古人同市朝者，豈不以衆之所歸，宜必去，行物近檢校，山陰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錯亂，或商估沒漏，假冒豪彊之名，擁護貿易之利，凌踐平弱之人，專固要害之處，屬城承寬，亦皆如之初學記二十四

上書論皇太子納妃用玉璧虎皮

或者虎取威猛，有斑彩蔚。玉象德而有溫潤，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彩蔚，已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雁羊。前漢亦無用羊之禮。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婚之有羊，自漢末始。通典五十八　案鄭衆卒於建初八年，而云漢末，蓋誤涉康成耳

上書論皇后拜訖上禮

上禮唯酒犢而已，犢十頭，酒十二斛，王公已下名在三節祥瑞自簡慶賀錄者悉賀。左傳曰：會吳於繒，吳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周制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太學博士雖不在賀，而常小會者同悉應上禮。通典五十九　升平元年臺符問皇后拜訖何官應上禮，上禮悉何用。太常王彪之上書

上言開陵皇太后服 永和十二年

二學博士荀訥、曹耽等議如右，臣雖與之同議，議各有辭。太后臨朝稱制，體同皇極，則亦宜服緦，議有二君之嫌。通典一百二

奏議陳留王廢疾求立後 升平元年

臣按謝耽二議爲許其所陳也各無明文臣以爲經史所記未有南面稱孤而以病疾退爲庶人者也勵纂封先代近四十年位在朝賓今以疾退既廢之後若同庶人則名賤而役厭處以朝官則職替而班下以舊禮則制重而無位量茲三義莫知其禮宗廟享祭禮有假攝古今依禮行之有由來矣 通典七十四

奔喪議

昔太寍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爲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衎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 通典八十

婚禮不賀議

按婚禮不賀不樂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明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 通典五十九 永和三年納

后竝賀不王彪之議

婚不舉樂議

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爲婚禮也、臣伏重詳禮云、婚禮不作樂、幽陰之義、樂陽氣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自王者下達、迎大駕鹵簿及至尊升太極、竝闕此條當是依三日不舉樂之禮、愚謂殿庭設大駕鹵簿鼓吹、竝可備儀而已、通典五十九、升平元年八月、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不、太常王彪之議

魏晉舊制、晝夜漏旣盡、門鳴鼓、鳴鐘、吉凶鼓鐘、常用非樂也、舊儀皇帝乘輿列閶闔、按門鳴鼓鐘、所以聲告內外耳、今自應施鐘、若他事會、黃門侍郎舉麾、舊應作宮縣金石之樂、鳴鐘鼓、中朝無宮縣設軒縣、中興已來、無此樂、故唯作鼓吹鳴鐘、以擬宮縣金石耳、婚禮三日不作樂、經典明文、愚謂宜如舊儀、至尊升殿、舉麾作樂、迎皇后大駕、不應鼓吹、通典同上、簡登太常王著按云云、彪之又議

日食廢朝會議

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御會王彪之議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會卒暴有之非謂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先廢 通典七十八

太后爲親屬舉哀議

若至尊自應舉哀外族於朝堂是也自若不舉哀唯應從太后遠出朝堂未喻其禮謂從舉哀之禮自中朝迄於中興朝廷已粗有常儀至尊爲內族於東堂舉哀則三省從臨爲外族及大臣於朝堂舉哀則八座丞郎從臨至尊之奉太后卽率朝臣之儀又譙家人之禮二三情敬實兼參臣子今不應自舉哀者謂應從太后臨於式乾殿太后位西面東向至尊位北面南向 通典八十一 褚太后爲從弟裒尚書王彪之議

駁彭城國李太妃諡議

由於婦人無爵、旣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爲稱也、以從爲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泰始以來、藩國王妃無有謚者、中興敬后登祚、乃追謚耳、琅邪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元帝猶抑蒸蒸之至、不追謚、今彭城太妃不應謚、通典一百四

省官并職議

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莅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

幷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人職幷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幷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雖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幷太常宿衞之重二衞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下有闕脫）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藂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晉書王彪之傳　案此因桓溫陳便宜七事因上議云云以御覽二百三及桓溫傳互證自明）

帝加元服議

禮雖有喪冠，當是應冠之年，服制未終，若須服終，便失應冠之年故也。禮所已冠無定時月，吉日不可便用，秋冬若今歲內修復未畢，入新年卜仲春之日加元服，不失年，不失禮，令使準喪冠闕設樂而行事，誠有倚傷。然加袞冕，火龍煥然，已準喪儀，情有不體。若別有事，必速加元服，權諸輕重，不須修復畢者，便當準喪冠耳。通典五十六

孝武將冠太常王彪之議

新年至尊當加元服，今若依成帝故事，用三元日者，冠有金石之樂，恐修山陵未必於樂便闕。禮冠自卜日，又云：夏葛屨，冬皮屨，無定時，不必三元也。按晉故事及兩漢，皆非三元，當任時事之宜耳。通典五十六

近訪得成皇帝加元服儀注，闕無拜廟事。按禮冠皆於廟，儀禮云：既畢，賓出，主人送於廟門，明必在廟。近代已來，不復在廟，成皇帝既加元服，拜太廟，已告成，蓋亦猶擬在廟之儀。今既加元服，亦應

拜廟。通典五十六

優遇陳留王議

禪讓之始，王與繼嗣之末孫降殺殊矣。是以春秋之食杞不異列。宋不殊位。今陳留王朝會自任其來。則無繩墨之準。既以來朝。則應有常式。至於六會升殿。雖無上位。然無殊別之座。名同朝臣將事有例。且朝錄蓋是紀官名之簡。通典七十四

優賻陳留王議

山陽公薨。故事給絹二百匹。山陽於今稍遠。今可特給絹布二百匹。錢三十萬。宜少優於山陽。通典七十四

諱議

凡訓體憲章經典無文者。則當準已行之舊令。議者所從。是右丞議也。按右丞議云。門縣改名。既頒天下。則朝臣不得不諱。意以為門縣名。以犯先帝所生之諱。故先帝時改之。與明穆皇后臨朝。除

光祿勳守義體同僩竝皆領下著令知官名之改非領下令人皆諱之也謂尚書奏事諱先帝令上書爲諱耳太后及朝臣竝應諱之義今者奏事諱太后何諱之有而乃稱太后制書遠推之乎議又喻㠯父之所諱稱㠯父子天性君臣異族君之所諱何必盡同元明哀三帝之朝無㠯所生之諱頒行天下令人皆同諱則臣不同子之一隅也明臣之所諱君之母妻諱者諱小君之諱耳且四海之人皆小君之臣妾非生之臣妾也㠯小君之諱列於諱榜故天下同諱所生之諱不列諱榜故天下不同諱於時主相賢明朝多儁彥今所應準而議云非今所議竊所未達又云母㠯子貴三帝之母不㠯子貴邪議又云章皇太妃之喻殆非今嫌既不解哀帝所生何㠯獨非今嫌又今上卽位所生李淑妃諱何㠯不須下天下與簡文皇帝順皇后諱率土同諱之乎中興有八帝迄今上五帝有所生豈可四帝所生皆天下不諱而簡文帝所生獨率土同

謹乎謂王尚書傅郎議爲允 通典一百四

太后父喪廢樂議

今若鐘懸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餘羽毛絲竹寔爲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設樂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故事孰得孰失凡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宮煥然故以卽吉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爲卑不盡徹樂之詔或指在於斯也縱令咸康未不盡徹樂以爲合禮亦非所以證今明喻也禮云毋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者達於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縗服在躬號哭無時鼓鐘歌管之音實聞於內殿非禮所謂不舉樂之謂今所欲存者輕所爲廢者重略輕崇重附禮合情敦於禮訓於是乎在惷如前議謂應設鼓懸鐘而不作 通典一百四十七

喪不數聞欣

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爲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沖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朞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朞月故也晉書禮志中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王彪之啟

答臺符問小功服成婚

二王出後二國禮爲人後降本親一等又云爲姑姊妹適人者小功二王應制小功之服禮小功絕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先儒之說本齊衰之親故除喪而後可婚今二王雖以出後降服本亦齊衰之親情例如禮不應成婚通典六十東晉臺符廣陵公主薨瑯邪東海二王於禮爲應得婚與否太常王彪之云云

答撫軍訪郊祀有赦

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

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晉書王彪之傳時當南郊，簡文帝為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云云，從之

上牋陳雷弱兒事

弱兒等容有詐偽，殆未應輕進。晉書王彪之傳

與會稽王牋

王濛女有同生之哀，計其日月，尚未絕哭，豈可成婚。凡在君子，猶愛人以禮，況崇化之主邪。以此為聖朝故事，蓋可執訓當今，宣流後裔。忝備禮官，情有不安，謹具自所懷。通典六十

王者君臨萬國，以禮義聲教也。今若皇子獨違規矩，恐遐邇之譏必不許也。且自元康以來，朝臣之家犯禮婚者，不見垂責。故尚書僕射裴頠當代名士，於時以兒弟子喪未為息拜時，其息服除也。議者謂父子並應貶責。兒弟子下流之喪，不同於始。古者諸侯絕周，而卿大夫之喪在殯，猶不舉樂，不以本周喪求若行嘉禮也。況

廬陵長公主於禮法不應絕服，況喪未葬乎。通典六十

答會稽王書

女有大功服，若初婚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昔中朝許侍中等曾議此事，以為拜時不應以喪為疑，倚傍經禮，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量之。通典五十九，會稽王道子與王彪之書，彪之答云云

與揚州刺史殷浩書

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卻會與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議，甚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謂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徼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咎，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

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朕是將虔天地罪己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卻之禮唯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御元會魏志劉劭傳注又御覽二十九引晉起居注

答孔嚴論蔡謨謚書

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目殊爲不輕太始初張皇后大甯質太后並謚曰穆魏司空陳泰王昶賀循皆名士也並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復謚亦不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並單謚自頃復謚者非大晉舊典必重復謚也蓋是近來儒官相承近意耳皆顧命重勳或居分陝或處阿衡蔡公存謙素之懷不當此任於今詠之所以不復謚欲令異於數公所以標沖虛述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曾居師傅及錄臺事者亦皆不復謚山李二司

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戴周光祿顗、或何師傅、或符總錄、並不復謚、吾謂此謚弘美、不應襲改、按謚法條有限、而應謚者無限、亦何得令名德必皆齊同、遠準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特比山濤荀覬周顗謚康、羊祜荀勖同謚成、此例甚衆、不可悉載、近朱伯高謚簡、時尚書符御已不應與和嶠同謚、蔡爲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義、遂便施行、蔡家固當有比故事準例如此、復無所爲疑、通典一百四

二疏畫詩序

余自求致仕□政事累詔不聽、因扇上有畫二疏、輒作詩一首、以述其美 書鈔一百三十四 御覽七百五十

伏犧讚

悠悠皇犧、體寂神澄、無爲而化、世道之凝、下知有之、冥感自與、因應之跡、畫象結繩、初學記九

王納之

納之，彪之孫，元興中，尚書左丞，後爲御史中丞。

議郊祀不得三公行事

旣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辨也。齊之興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唯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庶子執事，禮文炳然，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望輿駕，無爲欲速而無據，使皇輿旋返，更不得親奉。宋書禮志三，安帝元興三年，宋高祖討桓玄走之，己卯告義功於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返，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云云，又見通典四十三。

王瞻

瞻，廣弟，惠帝時侍中，出爲丹楊太守，永嘉中，爲淮南內史，有集

五卷、

與東海王越書

裴郃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 魏志裴潛傳注

與揚州論討陳敏計

賊今下屯固横江 御覽三百三十七

復據烏江皆塹壘彭排鹿角步安嚴峻呂襲歷陽諸軍 御覽三百三十七

王邃

邃曠弟 閣帖題云海陵恭侯當考

書

寒佳不張丞婚事云何是良對足下可時合知女決也王邃白 淳化閣帖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二十一終